

文白

对照全译

资治通鉴

(第三版)

改革出版社

TONG JIAN 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

初 版 前 言

司马光所著《资治通鉴》，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，为前古之所未有”。

——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史部·编年类》

司马光，字君实，陕州夏县（今山西夏县）人。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（公元1019年），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（公元1086年）。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。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，曾于治平年间进《通志》八卷，记战国至秦二世之史事，得英宗赏识，受命再编《历代君臣事迹》。遂设局于崇文院，选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，始协力倾心于编纂。神宗即位，以其书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时司马光以反王安石变法故，坚辞枢密副使之职，出知永兴军（今陕西西安），随后改判西京御史台。退居洛阳十五载，六任冗官，书局自随，沉精积思于《通鉴》之编写，不舍昼夜，终至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告竣，呈帝御览，因迁资政殿学士。次年哲宗即位，太皇太后高氏听政，司马光应召入京，走马还朝，于元祐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尽废新法，叱咤于“元祐更化”之时。但为相八月，一病辞世。

观前人之所作，可谓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而修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始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足，兵法修列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吕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司马迁腐刑，乃显《史记》。司马光虽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圜墙，亦以泥守旧制而离朝廷，投闲置散，由居庙堂之高，转处江湖之远，仕途困厄，政治失意，方专注于治史，得以蔚然成就《通鉴》。

司马光之著《通鉴》，其一在于“患迁、固以来，文字繁多，自布衣之士，读之不通，况于人主，日有万机，何暇周览”。乃“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”，纂一部编年通史^①；其二则在于“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恶，取是舍非”^②，“穷探治乱之迹，上助圣明之鉴”^③。乃“专取关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”^④，成一部政治通史。故司马光以其记历代治乱兴亡之迹，供皇帝阅读，助人主辨所谓是非之志，虽违离阙庭，区区之心却念于政事，朝夕寤寐，常居帝王左右。乃至消得“骸骨癯瘠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”^⑤，十九载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如是终成大手，史坛虎步，光辉蔽体，不输马书班赋。

《资治通鉴》以其编年体通史，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，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，成书二百九十四卷，另《考异》三十卷，《目录》三十

① 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·进〈资治通鉴〉表》。

② 同上。

③ 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·谢赐〈资治通鉴〉序表》

④ 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·进〈资治通鉴〉表》

⑤ 同上。

卷,总三百五十四卷,三百余万字。其于采正史之外,又用稗官野史、奏议、笔记、文集、谱录、墓志、碑传、行状,杂史诸书凡三百余种。于盈积简牍浩如烟海之中,抉摭幽隐,校计毫厘;罄竭所有,贤君昏主、忠臣奸佞、勇将懦夫、志士小人,“兴邦之远略,善俗之良规,匡君之格言,立朝之大节,叩函发帙,靡不具焉”^①,堪称巨制。是故成书九百余年,始终为世人赞扬推崇,与司马迁《史记》并为华夏文化遗产之双璧,海内外蜚声扬名。

《通鉴》乃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之最大者,其立编年体通史之规模,年经事纬,“博而得其要,简而周于事”^②,虽不惮征引史料,却并无骈拇枝指、附赘悬疣之繁,所谓登高望之,旗整辙清。且其袭于《春秋》,而慷慨论列长于《春秋》;承于《左传》,而记事记言浑然一体优于《左传》。如是前导清源,后振芳尘,高步有宋以来。

《通鉴》略古详今,着眼于为政得失之道,虽密于政事不免疏于其他,但其择收我国古代政治史料,剪裁运化,系而统之,独为一部政治通史,警戒后世,其传之于今,仍堪镜考。

《通鉴》记人则神采飞扬,呼之欲出;叙事则词章纵横,河漫伏流;舒发情怀即大言小言,清风穆如,长声慷慨,短音辛婉;渲染战争即恢廓场面,奋其意气,推波助澜,一泻汪洋。其文辞简洁洗炼,华采虽少于齐梁,宏壮却可追两汉。读诵诸篇,或如鼓琴奏曲,势若江河,或如清风凉日,月明星稀,每使人畅快淋漓,欲扬眉抵几,呼天喝地。可谓鹰扬文苑。

世之研究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者众多,各类释文之中,尤以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耗时三十年之久所作之《通鉴音注》、《通鉴释文辨误》为著。其将注释及司马光《通鉴考异》融入《通鉴》原文之下,成为今日流传之本。而观《通鉴》之刊刻出版,其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奉旨下杭州镂板,元祐七年刻竣。时隔数载,以哲宗亲政时及徽宗崇宁年间恢复新法故,司马光身后一度罹“追贬”等厄运,《通鉴》书板亦险遭毁坏。此后,《通鉴》以本书、目录、考异、点校、注释、详节、要览、选本等诸多名目刊刻出版,绵绵不绝。计南宋以来,有监本、余姚官刻本等二十余种;终元一朝,又见张氏晦明轩刻本、兴文署本凡十种;明起弘治元年以下,成槧十余种,每二十余年即刊刻一次;有清一朝,乃承飞雪堂刻本、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等九种;民国初创,即有涵芬楼铅印本、《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》等七种;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6 年以来,始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之精装点校本、中华书局之平装点校本等数种。中华版本以清胡克家刻本及近代章钰所撰之《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》为底本,汲取前人之考订成果,谨于校勘,当为今世之佳本。

漫漫九百余年,《通鉴》之刊刻出版七十余次,实为我国历代各类史书刊刻出版所罕见,足证其影响之深远。正所谓斯人,斯书,生享盛名隆誉,死亦传青楼之管。

二

“读十七史,不可不兼读《通鉴》”。

——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二八《跋宋史新编》

一代伟人毛泽东,几伴其一生之书,即《资治通鉴》。其读之入迷,穷一十七遍,至书页残破,仍爱

① 王昶:《兴文署新刊(资治通鉴)序》。

② 宋神宗《(资治通鉴)序》。

不释卷，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。遂屡屡向各级领导干部推荐，又教读于左右，循循导启，臧否人物，捭阖事端，详批细引，不厌其烦。

毛泽东之读《通鉴》，释其起于三家分晋，寓意在“非三晋之坏礼，乃天子自坏也”，可谓开宗明义，鉴以在上者不正，在下者肆意，事所必至，理有固然；论其迄于五代，用心在避曲笔言事，粉饰当朝，所谓“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”？倡以立论疑古，读书不可尽信，不可囿于人言；评其战争史笔，泼洒打天下、守天下之迹，乃政治之继续，要在取舍治乱得失，上助君王之鉴；议其褒贬明主昏君，赞前者之治国之道、用人之术，警后者之庸懒乏能，误国误民。凡此种种，述论尤多。究见其熟读《通鉴》，旨在以史为镜，借鉴前人得失，用古为今。

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既以其内容、思想之博大精深，录事之求实考信，通古今之变，兼收并蓄，拾遗补阙，而成为学史、研史者不可不兼读之书；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，镜鉴于后人，有资于治道，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，普通人众不可不读之书。惟其举要若此，方为天地间不可阙如之书。毛泽东曾言，历史不可割断。从孔夫子至孙中山，当总结之，以承继此份珍贵遗产，其对于指导今世，帮助匪浅。《通鉴》即在此珍贵遗产之列。

但《通鉴》成书时近千年，其文字毕竟古朴，又兼记载弥繁，以至古人读之，尚感入海算沙，穷年不能究其辞，没世不能通其义，常发如山之峨，如海之茫之叹，更何况今人碍于其言辞之涩、学识之博，阻于其名物之繁、制度之多，势必困于读通，窘于理解，阳春白雪，曲高和寡。另如司马光亦自言：“修《通鉴》成，惟王胜之借一读，他人读未尽一纸，已欠伸思睡。”^①是以学者尚不易卒读，遑论一般之人！足见《通鉴》之今译工作实已刻不容缓。

大凡本固则末茂，源浚则流清。以今日通行之白话文全译《资治通鉴》，使此煌煌巨作，人人能得而读之，为各阶各层提供探赜索隐，致远钩深之机，当可助人辨兴亡之事，明安邦之道，树为人之本，立报国节，知其利害，晓其善恶，追览既往，奋扬开来，对我华夏博大精深之文化遗产，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之民族精神，多一分思索。

司马光纂《通鉴》，以儒家正统思想提纲挈领，势所必然。其“臣光曰”类史论总约二百余处，精华糟粕杂于其间。《通鉴》之今译并非高山仰止，其正可助人于读通读懂之中，条分缕析，批判继承，弃其糟粕，扬其精华，推陈出新，对我华夏千年之优秀传统文化，万年之文明古国，增一分爱心。

纵观《通鉴》今译事，应可谓携人登高山，泛巨海，促末茂流清。其意义既深且远。

三

“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”。

——荀子《劝学篇》

人不可无志，所谓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故我研究所创立伊始，同道学子有感于世风之流俗，学势之式微，著书立言之苦，阐幽发微之难，滋滋以探求治学新途，终日冥冥、惛惛于此道，欲登高山，临深溪，至千里，绝江河。此可谓志其一。

岁月如流，五十之年，忽焉即至，况须臾间魂气飘去，身后空空，将何颜以见先人？所中诸君同心

^① 胡三省：《新注〈资治通鉴〉序》。

戮力，勤勤兢兢于此业，不求功著于景钟，绩垂于丝帛，但望抚心而无愧。此可谓志其二。

基于此志，我们常思以根之于历史者深，胎之于风俗者固，因之于地理者远，必生出一种凝不可懈之精神，此即华夏千年之文明，扬扬洒洒传统文化之集萃。何以扬其精，摒其糟，穷究华夏文化之博史，弘发华夏文化之灵秀，正当为我们实践志向，奋发而求有所作为之一题。如是乃检索史籍，首选出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以白话译之，力图通今古，传经典文章于大众，成就登山泛海，促末茂流清之果。

但以《资治通鉴》之篇鸿制巨，今译实非几人精力所能为功。故此我们苛定底本，严择译家，会聚十几家学术机构之数十位研究人员、专家学者，集思广益，推敲攻研，翻译编审，竭力尽心，倾拳拳之忱，奋勤勤之劳，步步不离此全译《通鉴》事。乃至无轻暖以被身，无百味以厌口，无华靡以极目，无丝竹以倦耳，挑烛灯守长夜，在所不辞，终奉出此全译之本。

此本其文义以忠实于原著为要，含英咀华，于直译之中，求准确、精炼；其文字取通俗流畅之势，感灵觉异，于求雅之间，留原作用语个性。又附原文以利对照，提供细品古文韵味之便。

全译《通鉴》，泱泱大事，以数十人之力，既苦之于初做，又限之于水平，其疏漏、舛误必多。故我们殷殷期望于专家学子、大众读者不吝赐教，以资再作修订，获取更精之译作。所谓“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驽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。

悠悠华夏历史，结晶文化遗产，多如高原决水、汗牛充栋，其整理、普及迫在眉睫。我们愿效愚痴之力于此项宏伟事业，以聚纤尘而成就泰山之巍峨，汇细流而成就江海之深远！

华夏文化史研究所
《文白对照全译〈资治通鉴〉》编委会

1991年8月

修订本出版说明

《文白对照全译〈资治通鉴〉》出版后,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。许多读者来信予以鼓励,并对书中的体例及翻译文字等提出了宝贵意见。根据读者意见及书面调查结果,我们在原书基础上,经过修订改进,决定出版修订本。在修订本中,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改进。

(一)约请对中国古代史及古代汉语有较深研究造诣的专家、学者,对全部译文逐字逐句进行修订,改正了原书译文中的一些错舛之处,使之更加准确、精炼、流畅。

(二)应广大读者要求,将原书的原文、译文分朝代对照排列,改为每面双栏分段对照排列,便于读者随时对照原文。

(三)将原书的字体由小5号字,增大为5号字,全书亦由三册增为五册。

(四)对书后所附“职官名词解释”作了补充,增加了书中一些常见职官名词。

修订本遵循的凡例如下:

一、关于原文:

1. 原文参照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7次印刷标点本排印。其中由译者改正了该本的标点错舛、排误字约三百余处,不再另行注出。标点本中的小号字夹注(包括胡三省注、章钰校语等),因译文中已酌作吸收参考,故原文中均不再收录。

2. 标点本的标点整理者对原著的错舛、缺漏、衍文等,用[]、()、〈 〉等符号做了整理,本书在排印原文时,直接予以引用,不再注出。对标点本中以□□标出的难以辨识字、残字,译文中虽参照有关史料补充译出,但原文排印仍沿其旧,希读者对照时予以注意。

3. 司马光原著系采自多方史料,故人名、地名等多有不统一之处,如“高句丽”又多处作“高句骊”;“临淄”又作“临菑”。原文仍沿其旧。

二、关于译文:

1. 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,力求准确、精炼、流畅。一般为每句对应直译,对于个别直译难以读懂之处,允许调换语序、增加适当文字。对较为抽象的原文论说,适当采取意译办法。

2. 人名、地名、官职名、度量衡单位一般不作翻译。但古今地名易引生歧解者,酌情予以翻译,如“山东”,译为“崂山以东”。

3. 典故、专用词语中,凡现代汉语中仍在广泛使用的典故成语、词汇,如“负荆请罪”等,不译。古代礼制、经济等专用词,如“食邑”、“假黄钺”等,在较早出现之处酌作解

释,其后相邻之处则沿用。

4. 帝王的称谓,一般使用庙号,但少量追谥或废帝等则使用本名。尽量遵循司马光修书中所奉正朔,以某“纪”内该朝君主称“帝”,并存的其他政权则视情称为“国主”、“王”等。但司马光原著中此类称呼亦见混乱,常有“帝”、“王”、“国主”等交替加于一人之身,尤以南北朝、五代十国时期为甚,译时为读者对照方便,则不强求全部统一。

5. 时间的译法,于卷首标题帝王纪年后以括号注出公历年,译文内干支记日后以括号注出旧历日期。由于原书系司马光等人采摭多种史料摘编而成,故干支记日常于月份不符,有些虽可证诸二十四史等予以勘误,但为保留原貌便与原文对照,译文中均不作考辨与调换顺序,仅于其后括号内以“疑误”注出。

6. 为方便广大读者,原文、译文均用简化字排印。但人名、地名等简化后易引出异义的,则不予简化,仍用原字。异体字采用常用字,通假字一般不予统一。

7. 诗歌、民谣、经典引文均予译出,尽量保留原文韵味。但某些引文在该处有特定引申意义者,允许结合上下文酌作适应性翻译。

8. 对标点本的整理校勘字,译文中径作改正,不再标出符号。但对原著的史实性错误,为保留原貌,不作改正。

9. 本书所附历史地图、帝王世系表、职官名词解释,系参照中国通史编制,并非《资治通鉴》专用,于此仅供参考。

10. 对原文中个别语句有不同解释,经译者、修订者商榷后未能统一者,一般尊重译者意见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为司马光集众手诸书而成,横贯一千三百余年,卷帙浩繁;译本亦为多人分工合作之成果,仁智互见,故本书虽经修订,错舛之处定仍有不少,尚祈诸方家不吝教正。

《文白对照全译〈资治通鉴〉》编委会
改革出版社

1993年2月

第三版出版说明

《文白对照全译〈资治通鉴〉》初版与修订本的印数已一增再增,业已销售一空,于是需要再次重印。这样的印数,在古籍整理图书中,虽不敢说是空前的,也称得上为罕见。它反映了中国人重视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不但还在继续,而且通过语体文的翻译已逐步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。

中华民族数千年来,虽经兴衰沧桑,迄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固有种种原因,而善于以历史为镜鉴,是有重大关系的;今能深入群众各阶层,则社会进步,国运昌盛,不待龟卜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提倡“做好经典古籍的今译工作”,诚为远见卓识,为古籍整理中贯彻“古为今用”之南针。这是一。其次,庞大的印数,即是对我们以往工作的肯定,同时也是对我们的鼓励与鞭策。

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,精确完善是一个逐步的过程,决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何况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巨篇宏著,即使专治历史的人,对其内容全部理解已属不易,更欲以语体文表达,而达到正确精练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为弥缝其阙,精益求精,今乘第三版之机,编委会并出版社又组织了一批专家,会同原译校者,重作检查,再次订误,以期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更前进一步,答谢读者对我们的鼓励。

在这次修订中,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:1. 对照原文检查译文,使译文更加准确、简练;2. 检查译文,使译文更加规范;3. 对编校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改正,等等。

中国古籍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,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、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过程中应予批判继承的重要内容。事实证明,古籍今译很有必要,其功在当代,惠及子孙。同时,对古籍今译也应采取积极、慎重的态度:积极着手工作,不以古籍中存在少数疑难点而因噎废食,止步不前,而是在翻译出版中不断研究探索;出现具体问题认真对待,邀集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处理;对已出版的书中发现的错误,立即修订改正。这是我们已经采取并将继续坚持的态度。

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,共同将古籍今译工作推向前进。

《文白对照全译〈资治通鉴〉》编委会
改革出版社

1995年9月

宋神宗《资治通鉴》序

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。《书》亦曰：“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。”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，存王道之正，垂鉴于后世者也。

汉司马迁抽石室金匱之书，据左氏《国语》，推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，采经摭传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驰骋上下数千载间，首记轩辕，至于麟止，作为纪、表、世家、书、传，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。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，褒贬出于至当，则良史之才矣。

若稽古英宗，留神载籍，万机之下，未尝废卷。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，俾就秘阁翻阅，给史吏笔札，起周威烈王，讫于五代。光之志以为周积衰，王室微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平王东迁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，桓、文更霸，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；威烈王自陪臣命韩、赵、魏为诸侯，周虽未灭，王制尽矣！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。其所载明君、良臣，切摩治道，议论之精语，德刑之善制，天人相与之际，休咎庶证之原，威福盛衰之本，规模利害之效，良将之方略，循吏之条教，断之以邪正，要之于治忽，辞令渊厚之体，箴谏深切之义，良谓备焉。凡十六代，勒成二百九十六卷，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，是亦典刑之总会，册牘之渊林矣。

朕知道，君子多熟悉前人之行、往昔之事，以此来蓄养品德，所以能够刚健坚实，光辉日新。《尚书》也说：“作为君王，应该广采众学，时刻有所建树。”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都是说明得失的规律，存守王道的正统，给后代以借鉴和训诫的著作。

汉代司马迁缀集皇家石室和金柜里的典籍，根据左氏《国语》，推究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等，博采经籍，摭取传记，网罗天下轶事旧闻，进行考证，纵横驰骋于上下数千年间，开篇记载黄帝轩辕氏，至于西汉发现麒麟而止，创作纪、表、世家、书、传形式，使后世述史者都不能改变这种体例。由于他判断是非不与圣人相悖，褒贬十分得当，才被称为优秀史家的人才。

父皇英宗，留神典籍，日理万机之时，也未尝辍止读书。曾命令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列历代君王大臣的事迹，让他在皇家秘阁翻阅文献档册，供给史官、笔纸，修撰起自周威烈王、讫于五代的历史。司马光的意见认为：周朝积弱，王室衰微，礼乐仪制和军事征讨都由诸侯恣意为之；周平王被迫东迁国都，齐国、楚国、秦国、晋国于是强大；齐桓公、晋文公交替称霸，仍假托尊崇周王为辞以收服天下。直至周威烈王任命臣子韩、赵、魏三家为诸侯时，周朝虽尚未灭亡，但王制却已完全毁掉了！这也是古人著书时开篇立意的原由。书中记载圣明君主、贤良大臣，切磋治国之道，议论中的精辟语句，道德、刑法双管齐下的良善制度，上天与人世之间的关系，吉凶、善恶现象的根源，权力福祿兴盛衰弱的原因，规划利害的效果，优秀将领的战略，廉谨官员的治策，以邪正为标准进行判断，从郅治与息忽中抓住要旨，直至词语渊博厚实的文体，哲理深刻的含义，实可称完备无缺。全书共记载十六个朝代，辑成二百九十四卷，放置于室中而尽知古今之道统，内容广博而得其要点，简明而又周详于事件，也可称为历代典制法规的总

荀卿有言：“欲观圣人之迹，则于其灿然者矣，后王是也。”若夫汉之文、宣，唐之太宗，孔子所谓“吾无间焉”者。自余治世盛王，有惨怛之爱，有忠利之教，或知人善任，恭俭勤畏，亦各得圣贤之一体，孟轲所谓“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”。至于荒坠颠危，可见前车之失；乱贼奸宄，厥有履霜之渐。《诗》云：“商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故赐其书名曰《资治通鉴》，以著朕之志焉耳。

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，奉圣旨读《资治通鉴》。

其月九日，臣光初进读，面赐御制序，令候书成日写入。

汇，档册文牍的全书。

荀况曾说过：“若想观察圣人的形迹，便要寻其出类拔萃者，后代贤王即为其例。”像汉朝的文帝、宣帝，唐朝的太宗，正属孔子所说“我无可非议”者。其余太平治世享有盛名的君王，或有忧国忧民仁爱之心，或有忠贞利民的教诲，或知人善任，勤俭谨慎，也各得到圣贤的一方面，如孟轲所说“我对于《武成》只取其二三事而已”。至于荒淫覆亡者，可使我们见到前车之鉴；乱臣贼子，则引起我们严寒将至的警惕。《诗经》说：“商朝的借鉴不远，就在夏朝的灭亡。”所以赐此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以表明朕之心志。

治平四年十月初次开设御前讲经，奉圣旨讲读《资治通鉴》。

是月九日，臣司马光开始进读，皇帝面赐御制序，命臣待书成之日写入。

进 书 表

臣光言：先奉敕編集历代君臣事迹，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，今已了毕者。

伏念臣性识愚鲁，学术荒疏，凡百事为，皆出人下，独于前史，粗尝尽心，自幼至老，嗜之不厌。每患迁、固以来，文字繁多，自布衣之士，读之不通，况于人主，日有万机，何暇周览！臣常不自揆，欲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，专取关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，使先后有伦，精粗不杂，私家力薄，无由可成。

伏遇英宗皇帝，资睿智之性，敷文明之治，思历览古事，用恢张大猷，爰诏下臣，俾之編集。臣夙昔所愿，一朝获伸，踴跃奉承，惟惧不称。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，于崇文院置局，许借龙图、天章阁、三馆、秘阁书籍，赐以御府笔墨缣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，以内臣为承受，眷遇之荣，近臣莫及。不幸书未进御，先帝违弃群臣。陛下绍膺大统，钦承先志，宠以冠序，锡之嘉名，每开经筵，常令进读。臣虽顽愚，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，陨身丧元，未足报塞，苟智力所及，岂敢有遗！会差知永兴军，以衰疾不任治剧，乞就冗官。陛下俯从所欲，曲赐容养，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，前后六任，仍听以书局自随，给之禄秩，不责职业。臣既无他事，得以研

臣司马光上言：先前奉受敕命编纂历代君臣事迹，以后又接奉圣旨赐予书名《资治通鉴》，如今已经完成。

臣下认为自己生性见识愚昧迟钝，学问经术荒废生疏，凡做各种事情，都在他人之下，只对前代史书，曾费尽心力粗略诵读，从幼小直到老朽，嗜之如命，永无厌倦。经常担忧从司马迁、班固以来，各种史书文字繁多，那些没有公务的文人学士，阅读史书尚且不能遍及，何况对人主来说，日理万机，有什么空闲去全部浏览！臣下常常不自量力，打算删削冗文长篇，撮举关键要义，专门撷取事关国家兴衰存亡，情系百姓喜怒哀乐，善良可以成为楷模，邪恶可以作为警戒的材料，撰为编年体制的一部书，让它先后条理井然有序，精华糟粕不相混杂，然而私人一家力量单薄，无法成功。

臣下幸遇英宗皇帝，禀承睿智智慧的天性，布施文化昌明的政治，想要纵览古代事迹，用以拓展宏图大略，于是颁下诏令，教臣编纂成集。臣下昔日夙愿，一旦获得伸张，欣喜雀跃奉承天命，唯恐不能称职。先帝还命令臣下自选官吏属员，在崇文殿设置书局，准许借用龙图阁、天章阁、广文、大学、律学三馆及秘阁的书籍，赐予大内库藏的笔墨缣帛和皇宫钱币，供应果子点心，派遣宫内侍臣担任承受，关怀厚待的荣耀，朝廷近臣没人能比得上。不幸书未及进呈，先帝便离开了群臣。陛下继受皇宋大统，敬承先帝遗志，恩宠有加，亲撰冠首之序，惠赐嘉祥之名，每逢开设研讨经史的讲席，时常命令进读其中篇章。臣下尽管愚笨，但蒙荷两朝知遇之恩如此深厚，即便粉身碎骨、肝脑涂地，也不足以回报皇恩，只要是心智体力所能及的，岂敢有所遗漏！适逢差遣臣下出任知永兴军，因衰老疾病不能胜任处理繁重事务，乞求就任清闲散官。陛下屈尊俯从臣下的要求，特许从容调养，差遣兼领西京留司御史台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，前后六次调任，都允许将书局跟随臣

精极虑，穷竭所有，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。遍阅旧史，旁采小说，简牍盈积，浩如烟海，抉摭幽隐，校计豪厘。上起战国，下终五代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修成二百九十四卷；又略举事目，年经国纬，以备检寻，为目录三十卷；又参考群书，评其同异，俾归一涂，为考异三十卷；合三百五十四卷。自太平开局，迨今始成，岁月淹久，其间抵牾，不敢自保，罪负之重，固无所逃。臣光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。

重念臣远离阙庭，十有五年，虽身处于外，区区之心，朝夕寤寐，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！顾以弩蹇，无施而可，是以专事铅槧，用酬大恩，庶竭涓尘，少裨海岳。臣今骸骨羸瘠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，旋踵遗忘，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，察其愿忠之意，以清闲之宴，时赐省览，监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恶，取是舍非，足以惩稽古之盛德，跻无前之至治，俾四海群生，咸蒙其福，则臣虽委骨九泉，志愿永毕矣。

谨率表陈进以闻。臣光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下，给予俸禄官位，并不责求职守业绩。臣下既然别无他事，得以含英咀华、冥思苦想，尽其所有，白天的力量不够，就夜晚继续干。读遍前代史书，旁采小说野史，文献典籍汗牛充栋，浩如烟海，探发幽隐奥秘，比较点滴异同。上起战国，下至五代，总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撰成二百九十四卷；又概括列举事件要目，以年代为经，以国家为纬，为备翻检寻索，编成《目录》三十卷，又参考群书，评判异同，使之归于一致，撰为《考异》三十卷，合起来有三百五十四卷。从太平年间开设书局，直至今日方才告成，岁月悠悠，其中抵牾之处，不敢自保全无，罪责深重，无所逃遁。臣司马光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

再回想臣下离开宫阙朝廷，有十五年之久，虽然身处朝外，但拳拳之心，朝朝暮暮，夙兴夜寐，又何曾不在陛下的身边！只因臣下才浅力薄，无事可做，所以专事撰作，以报大恩，竭尽绵薄，或可如涓流粒尘那样对大海高山有所裨益。臣下如今身体瘦弱憔悴，老眼昏花，牙齿所剩无几，精神耗尽记忆衰退，眼前所做的事，转身便遗忘，臣下的一生精力，全都用在这部书上了。臣下期盼陛下宽恕狂妄撰作的罪责，体察真挚忠诚的心意，在清静的空暇之时，时常垂顾省阅浏览，借鉴前代的兴衰存亡，考察当今的得失利弊，褒奖善良、警惕邪恶，抉取真理、屏弃谬误，足以发扬稽考古的盛德，达到史无前例的大治，使得普天黎民，都能蒙受福祐，那臣下即使尸骨弃置于九泉之下，平生志愿也永远满足了。

谨率表章进呈报告。臣司马光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

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

司马光上表

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

检阅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

同修奉议郎臣范祖禹

同修秘书丞臣刘恕

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敞

编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

奖 谕 诏 书

敕司马光：修资治通鉴成事。

史学之废久矣，纪次无法，议论不明，岂足以示惩劝，明久远哉！卿博学多闻，贯穿今古，上自晚周，下迄五代，发挥纆緝，成一家之书，褒贬去取，有所据依。省阅以还，良深嘉叹！今赐卿银绢、对衣、腰带、鞍辔马，具如别录，至可领也。故兹奖谕，想宜知悉。

冬寒，卿比平安好。遣书，指不多及。

十五日

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，准尚书省札子，奉圣旨，重行校定。

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，奉圣旨，下杭州镂板。

敕司马光：修纂《资治通鉴》完成事项。

史学的旷废已经很久了，记叙编次没有章法，论述评议不能明断，岂足以垂示惩恶劝善，昭明久远呢！爱卿博学多闻，见多识广，触类旁通，贯穿古今，上起晚周，下至五代，阐幽发微，纆连编辑，修成一家之书，褒贬善恶，去取是非，均有所据。自从省阅以来，确实深为嘉许赞叹！今日赏赐爱卿银两绢帛、对衣、腰带、鞍辔马，详照另纸所录，到库便可领取。故特此嘉奖宣示，想必应当一体周知。

冬日寒冷，爱卿近来安好。遣用书信，旨意多有不及。

十五日

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，批准尚书省札子，接奉圣旨，重新校定。

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，接奉圣旨，发下到杭州刻板。

目 录

初版前言·····	本书编委会(1)
修订本出版说明·····	(5)
宋神宗资治通鉴序·····	(1)
司马光进书表·····	(3)
奖谕诏书·····	(5)

第一册

周形势图、帝王世系表

第一卷 周纪一	前 403 至前 369 年	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烈王七年·····	(1)
第二卷 周纪二	前 368 至前 321 年	显王元年至四十八年·····	(17)
第三卷 周纪三	前 320 至前 298 年	慎靓王元年至赧十七年·····	(35)
第四卷 周纪四	前 297 至前 273 年	赧王十八年至四十二年·····	(51)
第五卷 周纪五	前 272 至前 256 年	赧王四十三年至五十九年·····	(70)

秦形势图、帝王世系表

第六卷 秦纪一	前 255 至前 228 年	昭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帝十九年·····	(89)
第七卷 秦纪二	前 227 至前 209 年	始皇帝二十年至二世皇帝元年·····	(113)
第八卷 秦纪三	前 208 至前 207 年	二世皇帝二年至三年·····	(135)

西汉形势图、帝王世系表

第九卷 汉纪一	前 206 至前 205 年	高帝元年至二年·····	(155)
第十卷 汉纪二	前 204 至前 203 年	高帝三年至四年·····	(173)
第十一卷 汉纪三	前 202 至前 200 年	高帝五年至七年·····	(192)
第十二卷 汉纪四	前 199 至前 188 年	高帝八年至惠帝七年·····	(212)
第十三卷 汉纪五	前 187 至前 178 年	高后元年至文帝前二年·····	(233)
第十四卷 汉纪六	前 177 至前 170 年	文帝前三年至十年·····	(253)
第十五卷 汉纪七	前 169 至前 155 年	文帝前十一年至景帝前二年·····	(271)
第十六卷 汉纪八	前 154 至前 141 年	景帝前三年至后三年·····	(291)
第十七卷 汉纪九	前 140 至前 134 年	武帝建元元年至元光元年·····	(315)
第十八卷 汉纪十	前 133 至前 125 年	武帝元光二年至元朔四年·····	(336)

第十九卷	汉纪十一	前 124 至前 119 年	武帝元朔五年至元狩四年	(358)
第二十卷	汉纪十二	前 118 至前 110 年	武帝元狩五年至元封元年	(379)
第二十一卷	汉纪十三	前 109 至前 99 年	武帝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	(398)
第二十二卷	汉纪十四	前 98 至前 87 年	武帝天汉三年至后元二年	(420)
第二十三卷	汉纪十五	前 86 至前 75 年	昭帝始元元年至元凤六年	(439)
第二十四卷	汉纪十六	前 74 至前 68 年	昭帝元平元年至宣帝地节二年	(455)
第二十五卷	汉纪十七	前 67 至前 62 年	宣帝地节三年至元康四年	(476)
第二十六卷	汉纪十八	前 61 至前 59 年	宣帝神爵元年至三年	(497)
第二十七卷	汉纪十九	前 58 至前 49 年	宣帝神爵四年至黄龙元年	(513)
第二十八卷	汉纪二十	前 48 至前 42 年	元帝初元元年至永光二年	(530)
第二十九卷	汉纪二十一	前 41 至前 33 年	元帝永光三年至竟宁元年	(549)
第三十卷	汉纪二十二	前 32 至前 23 年	成帝建始元年至阳朔二年	(570)
第三十一卷	汉纪二十三	前 22 至前 14 年	成帝阳朔三年至永始三年	(591)
第三十二卷	汉纪二十四	前 13 至前 8 年	成帝永始四年至绥和元年	(611)
第三十三卷	汉纪二十五	前 7 至前 6 年	成帝绥和二年至哀帝建平元年	(625)
第三十四卷	汉纪二十六	前 5 至前 3 年	哀帝建平二年至四年	(642)
第三十五卷	汉纪二十七	前 2 至 2 年	哀帝元寿元年至平帝元始二年	(659)
第三十六卷	汉纪二十八	3 至 8 年	平帝元始三年至王莽始初元年	(678)
第三十七卷	汉纪二十九	9 至 14 年	王莽始建国元年至天凤元年	(696)
第三十八卷	汉纪三十	15 至 22 年	王莽天凤二年至地皇三年	(717)
第三十九卷	汉纪三十一	23 至 24 年	淮阳王更始元年至二年	(737)

东汉形势图、帝王世系表

第四十卷	汉纪三十二	25 至 26 年	光武帝建武元年至二年	(759)
第四十一卷	汉纪三十三	27 至 29 年	光武帝建武三年至五年	(780)
第四十二卷	汉纪三十四	30 至 35 年	光武帝建武六年至十一年	(803)
第四十三卷	汉纪三十五	36 至 46 年	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至二十二年	(823)
第四十四卷	汉纪三十六	47 至 60 年	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至明帝永平三年	(844)
第四十五卷	汉纪三十七	61 至 75 年	明帝永平四年至十八年	(866)
第四十六卷	汉纪三十八	76 至 84 年	章帝建初元年至元和元年	(885)
第四十七卷	汉纪三十九	85 至 91 年	章帝元和二年至和帝永元三年	(905)
第四十八卷	汉纪四十	92 至 105 年	和帝永元四年至元兴元年	(924)
第四十九卷	汉纪四十一	106 至 115 年	殇帝延平元年至安帝元初二年	(943)
第五十卷	汉纪四十二	116 至 124 年	安帝元初三年至延光三年	(964)
第五十一卷	汉纪四十三	125 至 133 年	安帝延光四年至阳嘉二年	(988)
第五十二卷	汉纪四十四	134 至 145 年	顺帝阳嘉三年至冲帝永嘉元年	(1013)
第五十三卷	汉纪四十五	146 至 156 年	质帝本初元年至桓帝永寿二年	(1035)
第五十四卷	汉纪四十六	157 至 163 年	桓帝永寿三年至延熹六年	(1057)

第五十五卷	汉纪四十七	164 至 166 年	桓帝延熹七年至九年	(1079)
第五十六卷	汉纪四十八	167 至 171 年	桓帝永康元年至灵帝建宁四年	(1100)
第五十七卷	汉纪四十九	172 至 180 年	灵帝熹平元年至光和三年	(1121)

第二册

第五十八卷	汉纪五十	181 至 187 年	灵帝光和四年中平四年	(1143)
第五十九卷	汉纪五十一	188 至 190 年	灵帝中平五年至献帝初平元年	(1164)
第六十卷	汉纪五十二	191 至 193 年	献帝初平二年至四年	(1186)
第六十一卷	汉纪五十三	194 至 195 年	献帝兴平元年至二年	(1208)
第六十二卷	汉纪五十四	196 至 198 年	献帝建安元年至三年	(1230)
第六十三卷	汉纪五十五	199 至 200 年	献帝建安四年至五年	(1253)
第六十四卷	汉纪五十六	201 至 205 年	献帝建安六年至十年	(1273)
第六十五卷	汉纪五十七	206 至 208 年	献帝建安十一年至十三年	(1290)
第六十六卷	汉纪五十八	209 至 213 年	献帝建安十四年至十八年	(1311)
第六十七卷	汉纪五十九	214 至 216 年	献帝建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	(1329)
第六十八卷	汉纪六十	217 至 219 年	献帝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	(1344)

魏形势图、帝王世系表

第六十九卷	魏纪一	220 至 222 年	文帝黄初元年至三年	(1365)
第七十卷	魏纪二	223 至 227 年	文帝黄初四年至明帝太和元年	(1388)
第七十一卷	魏纪三	228 至 230 年	明帝太和二年至四年	(1408)
第七十二卷	魏纪四	231 至 234 年	明帝太和五年至青龙二年	(1424)
第七十三卷	魏纪五	235 至 237 年	明帝青龙三年至景初元年	(1447)
第七十四卷	魏纪六	238 至 245 年	明帝景初二年至邵陵厉公正始六年	(1466)
第七十五卷	魏纪七	246 至 252 年	邵陵厉公正始七年至嘉平四年	(1487)
第七十六卷	魏纪八	253 至 255 年	邵陵厉公嘉平五年至高贵乡公正元二年	(1510)
第七十七卷	魏纪九	256 至 261 年	高贵乡公甘露元年至元帝景元二年	(1530)
第七十八卷	魏纪十	262 至 264 年	元帝景元三年至咸熙元年	(1550)

晋形势图、帝王世系表

第七十九卷	晋纪一	265 至 272 年	武帝泰始元年至八年	(1569)
第八十卷	晋纪二	273 至 279 年	武帝泰始九年至咸宁五年	(1593)
第八十一卷	晋纪三	280 至 288 年	武帝太康元年至九年	(1615)
第八十二卷	晋纪四	289 至 298 年	武帝太康十年至惠帝元康八年	(1638)
第八十三卷	晋纪五	299 至 300 年	惠帝元康九年至永康元年	(1659)
第八十四卷	晋纪六	301 至 302 年	惠帝永宁元年至太安元年	(1676)
第八十五卷	晋纪七	303 至 304 年	惠帝太安二年至永兴元年	(1693)

第八十六卷	晋纪八	305 至 308 年	惠帝永兴二年至怀帝永嘉二年	(1713)
第八十七卷	晋纪九	309 至 311 年	怀帝永嘉三年至五年	(1733)
第八十八卷	晋纪十	312 至 313 年	怀帝永嘉六年至愍帝建兴元年	(1756)
第八十九卷	晋纪十一	314 至 316 年	愍帝建兴二年至四年	(1777)
第九十卷	晋纪十二	317 至 318 年	元帝建武元年至大兴元年	(1800)
第九十一卷	晋纪十三	319 至 321 年	元帝太兴二年至四年	(1817)
第九十二卷	晋纪十四	322 至 323 年	元帝永昌元年至明帝太宁元年	(1835)
第九十三卷	晋纪十五	324 至 327 年	明帝太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二年	(1854)
第九十四卷	晋纪十六	328 至 331 年	成帝咸和三年至六年	(1874)
第九十五卷	晋纪十七	332 至 337 年	成帝咸和七年至咸康三年	(1896)
第九十六卷	晋纪十八	338 至 341 年	成帝咸康四年至七年	(1917)
第九十七卷	晋纪十九	342 至 347 年	成帝咸康八年至穆帝永和三年	(1939)
第九十八卷	晋纪二十	348 至 350 年	穆帝永和四年至六年	(1962)
第九十九卷	晋纪二十一	351 至 354 年	穆帝永和七年至十年	(1984)
第一百卷	晋纪二十二	355 至 359 年	穆帝永和十一年至升平三年	(2008)
第一百零一卷	晋纪二十三	360 至 368 年	穆帝升平四年至海西公太和三年	(2032)
第一百零二卷	晋纪二十四	369 至 370 年	海西公太和四年至五年	(2055)
第一百零三卷	晋纪二十五	371 至 375 年	简文帝咸安元年至孝武帝宁康三年	(2075)
第一百零四卷	晋纪二十六	376 至 382 年	孝武帝太元元年至七年	(2094)
第一百零五卷	晋纪二十七	383 至 384 年	孝武帝太元八年至九年	(2116)
第一百零六卷	晋纪二十八	385 至 386 年	孝武帝太元十年至十一年	(2139)
第一百零七卷	晋纪二十九	387 至 391 年	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至十六年	(2161)
第一百零八卷	晋纪三十	392 至 396 年	孝武帝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	(2185)
第一百零九卷	晋纪三十一	397 年	安帝隆安元年	(2212)
第一百一十卷	晋纪三十二	398 年	安帝隆安二年	(2232)
第一百一十一卷	晋纪三十三	399 至 400 年	安帝隆安三年至四年	(2251)
第一百一十二卷	晋纪三十四	401 至 402 年	安帝隆安五年至元兴元年	(2275)
第一百一十三卷	晋纪三十五	403 至 404 年	安帝元兴二年至三年	(2303)
第一百一十四卷	晋纪三十六	405 至 408 年	安帝义熙元年至四年	(2327)
第一百一十五卷	晋纪三十七	409 至 410 年	安帝义熙五年至六年	(2352)
第一百一十六卷	晋纪三十八	411 至 414 年	安帝义熙七年至十年	(2378)
第一百一十七卷	晋纪三十九	415 至 416 年	安帝义熙十一年至十二年	(2403)
第一百一十八卷	晋纪四十	417 至 419 年	安帝义熙十三年至恭帝元熙元年	(2422)

南北朝形势图、帝王世系表

第一百一十九卷	宋纪一	420 至 423 年	武帝永初元年至晋阳王景平元年	(2445)
第一百二十卷	宋纪二	424 至 427 年	文帝元嘉元年至四年	(2468)
第一百二十一卷	宋纪三	428 至 430 年	文帝元嘉五年至七年	(2494)